

《金刚川》：英雄风骨不灭 民族气节弥坚

■文饶曙光



时代缩影。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并未止步于对铁骨硬汉形象的雕琢，而是真诚朴实地深入剖决了多重人性，更真实地内化于战火中历史个体的丰富情感，塑造了鲜活生动、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他们既肩负家国大义，也坚守袍泽之谊。如影片中的张飞、关磊、刘浩，亦师亦友亦兄弟，有着时刻准备牺牲的魄力，也有传递烤玉米、承诺拿奖章的温情。这一“铁三角”组合虽未参照“桃园三结义”的人物设置，但齐心协力、生死相依的战友情深，在烽火硝烟中的细腻纯净，以及那份无悔青春的朝气与执拗，让观众不仅在共情共鸣中生出无限怀念与崇敬，也对和平盛世的理解有了历史厚度和现实温度。如今，致敬老兵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传承，贯穿其间的便是“情未改、心不变”的水不褪色的民族精神，他们的故事需要被记住，老兵不老，也从未远去。

在影片《金刚川》中，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一场为保证后勤补给运输、捍卫交通要塞的生死战，英雄群像与无畏个体的交相辉映更能震撼人心。全景大俯拍镜头里，过桥、炸桥、修桥重复演绎，真实呈现战争的残酷与惨烈，分别身处丛林、田野、桥面的志愿军士兵，不同的视角却千丝万缕地相连，他们心系战友、无畏牺牲坚守阵地，最终用血肉之躯担起钢铁之桥。此时，慢镜头的躯干，一一掠过坚毅面孔和顽强的身影，在轮番轰炸、冰水刺骨中屹立不倒，“士兵”与“桥”达成了“精神”与“肉身”的重合，人桥铸就而成的生命线，是民族的脊梁，架起的是通往和平盛世的希望之路。

影片在呈现集体冲桥的同时，也聚焦无畏个体，着眼“小人物”成长弧光，通过朴实的旁白、真实的特写、重复的呈现，描摹不断在战争中成长蜕变的士兵，如从优柔寡断、谨小慎微到英勇果断的张飞，从青涩少年、一腔孤勇到大气凛然的刘浩……可以说，个体的成长线索与护桥、修桥线索的叠合，典故的映衬与英雄精神的演绎，亦是对小人物与英雄精神的演绎，亦是对小人物与英雄精神的演绎，亦是对小人物与英雄精神的演绎。

《金刚川》对主旋律电影的创新探索也值得一提，这在复调叙事和多重视角中得到充分体现。三条平行线索、三个叙事视角的碰撞与呼应，让观众对这场战役在焦糊味中生出别样的感动。一方面，志愿军视角里的“无畏牺牲、赢得胜利”与美军视角里的“震惊与不可置信”，诠释着属于中国军人的“速度”与“力量”。另一方面，影片打破以往战争电影中的线性叙事结构，“B26轰炸桥体”、“延时炸弹引爆”、“喀秋莎远程轰击美军阵地”等字样、场景重复出现，但细节上又有微妙差异，观众在影像呼应和信息叠合中全方位地沉浸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不同的视角在同一场景上完成历史性交汇，是强调，是重温，也是致敬，祭奠逝去的英灵，敬慰那些埋骨他乡的无名战地英雄。

影片的最后，为掩护工兵修桥，焚烧殆尽的丛林，张飞硬撑着残缺的身体，发射出最后一炮，即便被敌人的炮火焚烧也屹立不倒，生动诠释了“死过人才活着”的精气神。尤其是当张飞唱起“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呵！”时，那

种跨越时代的英雄气魄的感召，有了历史辉映的宏阔感和深邃感。

还有令人动容的一幕，在被灼伤眼睛士兵的背后，一个个奋力过桥奔跑的战士，如同远处的微光，那是牺牲换来的希望之光，亦是民族之光。那座高高架起的人桥，是后来者的生路，也让更多的人找到来时路，身处和平盛世，不忘英雄，不忘过去，初心不改。

电影《金刚川》中方言的使用也是一大亮点，志愿军战士们讲着五湖四海的方言：江西话、“京片子”、川蜀方言……朴实真诚的口音里，饱含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战士共同的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他们积极、奋进、乐观、坚强的形象，不妨说，也是对当代年轻人精神风貌的一种感召。更为可贵的是，在影片中，无论是志愿军小战士的成长，还是美国士兵的尊严，亦或是高炮排的信仰，导演是站在“人”的维度上去审视战争带来的毁灭、创伤、磨难与煎熬，以人为本与民族立场的巧妙结合彰显了大国风范与格局，这也是对民族自信的彰显，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某种呼应。

综观当下国产战争电影，从《集结号》、《捍卫者》、《金陵十三钗》、《我的上高》、《战火中的芭蕾》到《红海行动》、《战狼》系列、《八佰》等，内容创意、影像质感、技术呈现与演员演绎，成为造就精诚之作不可或缺的元素，戏里戏外的奉献、银幕内外的付出更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或许，这同样是中国电影的韧性和力量。《金刚川》的创作也不例外，工作人员6300余人，出境演员逾千人，短时间内打磨出1249个成片镜头，正是创作者们不遗余力的精雕细琢、非凡的创作历程，观众才得以了解这段鲜为人知却不容缺席的历史。勿忘，是最好的纪念，也是最崇高的致敬。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金刚川》也在电影工业化探索上作了优良示范，尽管还存在瑕疵，但在影像的饱和度和、爆破戏份的设计、夜景镜头的噪点、视觉滤镜的使用上产生的强大视觉魅力，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导演之一的郭帆表示：“开机前就把跟特效有关的镜头，全部虚拟拍摄出来，明确任务量，提高生产效率。”创作者的工业化意识与制作水准的提升，成为《金刚川》按时完工的重要保障，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保障也必将为主旋律电影创作开拓更为广阔的原野和更为广袤的星空。

但也不容忽视，技术提升与内容创意是推动电影工业化的关键，硬件与软件的双剑合璧才能实现完美协作，工匠精神与创意力量的有机融合才能催发新动能。“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高品质的创作亦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那种植根于真实生活、情感与价值观的积累，方能在中国电影在厚积薄发中领略无限风光，在千锤百炼中释放无限创意与想象力。如是，中国电影需要着力人才培养，创作出更多像《金刚川》这样的优秀作品，以电影化的方式充分挖掘文化潜力、释放文化动能，讲好中国故事、诠释中国精神、传递民族自信，实现与观众的共情、共振、共鸣，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为中国电影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回归真实世界

——歌舞青春片《歌声的翅膀》声音处理实例探讨

■文耀克 亚提热木扎提

最终找到自己，并在梦想与现实的“高峰”慕士塔格峰前创作出了饱含深情又激情飞扬的满意之作。

摄制组一路行程万里，通过镜头展现了多达八个民族的民风民俗，音乐歌舞；涵盖了新疆的草原文化、高原文化、绿洲文化、湖泊文化、沙漠文化、公路文化和城市文明，多民族的音乐歌舞样式，各地州奇特的大美风光和绚烂多彩的民风民俗。充分发掘了新疆的文化资源，把新疆的大美山河、多民族民风、民俗和能歌善舞的人民完美的融合起来，通过讲述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向观众展示了辽阔美丽、发展进步、现代时尚、团结和顺的新疆。

音乐歌舞片，顾名思义重中之重即是音乐，所有的舞蹈、歌唱、表演都需要音乐加以配合与表现，同时它还将承担起叙事、渲染、抒情等多种艺术功能。本片主题音乐的创作先于成片制作，精度就会大打折扣，如出入点、高潮点、节奏等与最终成片不吻合；为保证原创音乐结构完整性，而忽略画面构图、景别转折、人物情绪等多种细节，从而不能保证音乐与画面情绪的完美结合等等矛盾突出。故对多达7首主题曲，30余段情绪音乐的处理与再创作是本片声音设计创作第一大难点。

以下将截取影片中一些段落实例为切入点对本片进行解读与探讨。

音乐结合画面需要再处理应用

根据原始音乐的节奏调整配器的运用，配合画面景别的变化，展现大美新疆。以展现五彩湾俊美壮阔一段为例。进入五彩湾段落音乐结构是悠扬的钢琴20秒+重音鼓持续大弦乐高潮持续，整首曲根据音乐配有中音鼓和低音鼓。本首音乐结构完整，高潮转折流畅，但配合剪辑画面后就显得不是很到位。原始音乐的高潮点，出入点和鼓点都与画面错位。需使用原始音乐的分轨素材进行一一调整。在音乐开始的前奏段落配合汽车运动缓缓进入，当呈现五彩斑斓的全景画面时运用低音鼓轻缓点缀，从而转入音乐第二段落，当画面呈现经典的五彩湾壮阔画面时，音乐进入高潮点，重低音鼓作为画面的转换切点，同时音乐音量也达到最大。此时声画高度契合，向观众完美的展现了新疆独有的波澜壮阔之美。这段音乐的处理重点是对低音鼓音源的运用，用鼓声作为画面传承契合的重点，将情绪逐渐推向高潮。另外利用低频穿透和扩散特性，从多声道发出触及观众神经感官，提升现场感和兴奋度，犹如身临其境。记得笔者在参加首映式时，吉普车穿越五彩湾，伴随着低音鼓的震撼，听到观众席不断发出惊叹声。本段音乐调整的重点是低音鼓配合画面转换位置。

音乐随画面设计留白的情绪渲染

以“马上冬不拉”一段为例，此段落是展现哈萨克民族。远处冬不拉的琴声轻轻地回荡在草原上，随着冬不拉琴声突然变大、节奏加快，引出如扑面而来的几匹狂奔的草原骏马，马背上挥舞着冬不拉琴的草原俊男。音乐以快而铿锵的拨弦声催动着镜头在奔跑马蹄与牧民身姿间交替切换，当冬不拉琴声到这高潮时，奔腾的马群镜头划过画面，音乐随景别变换戛然而止，留下回荡在草原的马蹄声和青草的芳香。这里的音乐中断与慢速夸张的马蹄声融合在一起，并制作成山谷间回荡效果，用夸张的形式渲染哈萨克草原风情，同时也为紧接着草原歌舞对唱留出转换空间。

此段中音乐使用了纯粹民族乐器冬不拉的民间弹奏法，音乐配合画面运动速度、节奏来展现草原牧民的热情奔放。在实际拍摄、制作中由于音乐会先期录制好，后期再与实拍画面贴合完成。在本片中，尤其是有动物演员的参与，很难让两者的节奏相吻合，虽然剪辑师很费力的通过调整画面来配合音乐节奏，但在后期录音师看来还有不小误差的，这就需要录音师在剪辑声音时对音乐进行再调整，又不能损伤音乐节奏，所以后期录音师常常是一拍一拍的调整，每一节拍均是按照毫秒级进行微调，以求音乐节奏点与视觉动作高度吻合，有时需要删减音乐以达到音乐高潮点与画面张力高度吻合。

生活与艺术的融合——干湿声合理运用，还原真实日常

以歌曲《来撒来撒》一首为例，克里木饭馆门前，老板克里木边唱边向游客介绍新疆美食，作曲提供的原唱是由本片导演演唱，在音乐棚里录制并制作成标准CD形式，作为歌曲欣赏无瑕疵，但结合到画面中演员带喜剧化的表演，就明显不生活化，尤其是演员边做动作边演唱，缺乏与画面配合的真实感。观众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完美演唱，但电影是生活的再现，应该更接近日常生活，故需要用分轨素材重新调整了原唱音高、音调、频率等很多细节处理，使演唱音色与演员说话音色基本保持一致(尽管人在说话和唱歌时的音色音高会有很大区别，但在电影表演上使之趋同一致，会让观众感觉更真实)。

从感官上说，歌曲在经过后期各种技术处理后，尤其是人声由干湿变为湿声后(简单理解就是加混响)人声会变得圆润，听感更好。但同样的问题，电影画面中演员是在实景中表演，背景、服装、化妆、道具都是真实的，完美的演唱会与人物动作表演脱节，让观众有假唱感，容易出戏。虽然干湿声真实，且与对白语言音色最接近，但缺点是缺乏圆润，气息明显，不适合整首歌曲使用。故采用干湿渐变湿声的方法，歌曲的第一小段用干声，用真实带入。之后随镜头运动及景别利用，让歌声干湿性自然过渡，同时利用外景街道环境声效配合着干湿声的转换，将完美歌声完全融入演员表演，即干声演唱时有正常的环境背景声，随着歌声转湿声后背景环境降到很小，达到由真实干声转到完美歌声的艺术效果。到歌曲的结尾是4个主人公的入戏打断克里木大叔的演唱，完美结束。

本首歌曲的处理重点是采用干湿音色转换，强调与真实完美结合。同时将演唱者音色与演员台词音色调整一致，也是追求还原真实的日常。

声音效果音乐化的交互使用

本片故事中呈现了两个不同时空，原创音乐对此并没有很好的处理方式，制作中通过对同一旋律、同一乐器在音乐节奏上进行变化的方式来构建这两个不同时空，如塔城歌舞中男主角由手风琴合奏跳转回忆片段，同一旋律进行不同节奏的演奏，音乐间的无缝衔接，使年代感瞬间迸发并交织时空。

以进入喀什古城一段为例，四人进入古城，由强劲带有爵士风、电子乐风的音乐带入千年古城，鲜明的声画对比凸显出了古城的现代风貌。画面用一连串极具维吾尔民俗风事件(传统打铁、打馕、弹棉花、碾药茶、筛干果等等生活场景)，以呈现古老传统风貌。

所以需要需要通过音乐将碎片画面串联为整体，紧密配合音乐节奏，旋律，让动作音效贴合画面，与音乐一起完美的协调统一。通过对音乐和音效的调整，你不会感觉到音乐的存在，但又让所有的动作表演带着着音乐的味道。

本段在艺术效果设计上配合音乐节奏快速切换一连串动作事件。其声音重点是突出民俗事件真实效果声。在前期现场声音采集时，为保证这些非常独特的原汁原味声音，采用了多只话筒来完成近场声和空间声同时录制，在后期剪辑时，参照画面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对齐。在与音乐结合时为避免动效音响音色与音乐音色重叠，产生叠音变形，于是通过压缩效果器让动作音效幅度增大，同时对影响低台的单音通过频谱分析提高或降低对应频率达到突出音响效果，从而保证音乐连贯性。

而该段声音的处理重点则是强调动作音效与音乐的和谐统一。声音本身是可以讲故事的，在电影中，声音要配合剧情把画面呈现的情节，通过还原真实、同时满足观众听觉，并且用夸张和完美的声音来感染观众。让声音回归真实世界，让声音在影片中没有痕迹的展现给观众。

画面、音乐与其它所有声音元素的有机结合为本片的成功奠定基础，在本片的前期创作和后期的精雕细琢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深入探讨，期待您亲自前往影院观影体验。希望我们从细节出发，一点一滴的不放弃，能够不负您的殷殷期望，为您送上一份完美的视听盛宴。

(作者系天山电影制片厂副厂长)